

随笔苑

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

——令人仰慕的马识途

王永福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在辞旧迎新的节点，马识途先生用自己革命和文学创作的丰功伟绩，书写了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的豪迈诗篇。

笔者从《烟台晚报》上读到老革命、老作家马识途迎来110岁寿辰的喜讯，油然而生敬意。马老是令人仰慕的“老马”，是中国文坛的骄傲和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有两个词条，恰如其分地阐述了马老的革命人生和文字生涯：

一条是“老马识途”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说，管仲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（古地名），春天去，冬天回来，迷了路。管仲说“老马之智可用也”，于是就让原先从齐国带过来的马在前面走，果然找到了路。后来人们用老马识途，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世界比较熟悉，容易获得成功。

另一条是“老骥伏枥”。曹操《步出厦门行》有两句诗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是对老有所为者的颂歌。意思是说老了的良马，虽然关在马圈里，依然想去跑千里的远路。比喻有志向的人，虽然老了仍有雄心壮志。

马识途先生是当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传奇人物，出书20部、500万字，与巴金、沙汀、张秀熟、艾芜并称为文坛“蜀中五老”，备受推崇。

进入新时代，马老的《夜谭十记》被改编为电影《让子弹飞》，搬上银幕，通过影像走进千家万户，更让马识途的名字家喻户晓，成为神州大地名副其实的大作家。

马老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作品是作家的名片，读者看重的并不是你纸上标明的哪一级作家，而是阅读你作品的亲身感受。有些“一瓶不满，半

瓶咣当”的作家，一有作品发表和出版，就大张旗鼓到处宣讲，唯恐人们不知。而马老始终让自己的作品说话，从不哗众取宠，却声名在外。

马老的人生告诉我们，他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，然后才是作家，集革命人生与文学创作实践于一身。马老16岁就心怀革命之志，背着书籍走出三峡，投身革命，寻求立身救国之道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历经风雨，工作之余才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。

马识途是马老的笔名。笔者查阅了由作家秦牧作序的《中国作家笔名探源》一书，马烽与马识途同为笔名。马识途原名马千禾，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才更名马识途，寓意深远，沿用至今。严格说来，在离休前，马老一直是一位业余作家。他将革命实践中获取的真知灼见和人生感悟，渗透到文学创作实践中；并从实践中寻找规律，积累经验，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笔，“两杆子”并举。

马老的第一身份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。他历经枪林弹雨，从“地下”到“地上”，出生入死。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他就成为四川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，曾任四川特委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以及四川省文联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。严格说来，离休前的马老，一直是业余作家，有别于拿着国家薪水从事专门写作的专业作家，取得的成绩更令人刮目相看，更值得尊崇。

马老的革命和创作人生，充分证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。他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，形成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，将隐蔽战线的生动故事写进小

说里，呈现在银幕上，广受欢迎。马老的《夜谭续记》，就以特有的体例和独具的风格，获得2021年“春风阅读榜”年度致敬奖。

马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，宣誓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追求，批评文坛的不良倾向，直言有些“谍战剧”由于作者不了解历史真实情况，不尊重历史，凭想当然编造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真正的革命战线，哪有现在（有些）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哗众取宠、乱七八糟的东西？”此话可谓一针见血。马老的《夜谭十记》搬上银幕，让过来人讲当年的历史，以正视听，可亲可信。

对当下年轻人的手机阅读、碎片化阅读问题，马老语重心长地指出：“原文都没读，就只读一段，不能理解传统文化，没有接受熏陶，这是不行的。”他的话充分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新生代深深的关爱。

从《夜谭十记》到数十年后的续作《夜谭续记》，马老在革命路上一往无前，在创作路上不断创新，正如一首革命歌曲唱的那样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”。马老曾两次患癌症，但阅读不间断，创作不停步，年事高，视力低，靠放大镜助读助写，依然顺利出版《马识途联大甲骨文笔记》，正竭尽全力完成长篇小说《没有办法的人》。壮哉！老骥伏枥，向着既定目标，勇往直前，用自己的行动践行“不言老”“勤用脑”，志在千里，宝刀不老……

马识途的革命经历和创作人生，告诉读者一个真理：人之立，国之强，都离不开奋斗精神，成功从来都是时代授予强者的勋章！

与海对话

乔双

看过泰山日出恢宏，看过昆嵛日落而息，常与山对话。夜晚，月牙藏进棉花糖里，星星给它放哨，一眨一眨与我对视。也常在凌晨思索，关于自己、关于人生、关于世界。沿海生活二十载，今夜忽地发现，除却儿时光着小脚丫感受沙滩柔软、戴着游泳圈与海浪嬉戏，我竟多年未与海对话了。

蓦然决定，凌晨看海去。也许是黄渤海交界的缘故，烟台的海不像青岛的海那般深沉，也不似威海的海那般晶莹剔透，更多了几分油画碰撞的混杂之美，有别处的海无法复刻的蔚蓝。回忆起童年时，常常央求父亲带我来海边挖沙子、洗海澡，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好像成人的思绪十分有边界感地与儿时的童趣告别。多年后再提起大海，已没有了早年那般纯粹的天真快乐。

凌晨四点的观海路宁静辽阔，走

在柏油马路上，日日所见的两侧绿化带——海边的树竟也如此高，似乎两边的树木都在疯狂生长直插云霄，要在万米高空中连接，把长长的观海路包成翠绿的隧道。隧道的间隙，树叶向星星招手，开着儿时的玩笑。清早的寒气还未散去，一阵凉风吹过高抻的脖颈，忽然意识到，刚才那一刹，不知是不是路灯抑或是星星的反光，双眸中亦有了儿时的光。

观海路靠近海的那边是一条一直延伸的松树屏障，已被长年的大风吹得倾斜，有些像迈克尔·杰克逊的经典动作。这些松树的双脚深深扎进沙土，坚定地用身体为沿海子民阻挡风沙，不管不顾地坚挺矗立。我埋头往前走着，越接近大海，越能听到海浪与沙滩拍手的声音。

这条美丽的沿海公路，在凌晨迎来少刻的喘息。走了两刻钟有余，天

竟不知不觉地拉开夜的帷幕，好像浓郁的黑在为一日之晨做铺垫，脚下这条路隐约有些酱紫色的光，几乎一瞬间，意识到光线的改变。我不经意抬起头，瞥了一眼天边，天边是那么远，又是那么紫！世界上最美的紫红色的颜料全都泼在了天海之交的画布上，很难用单纯的语言形容这一幕。烟台这座海滨城市的日出，多了几分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辽阔之感。在我的刻板印象中，日出该是秀丽的、肃然的，高尚如君子，但在这一瞬间，沧海日出与长河日落的景观好像不偏不倚重合在了一起。

回去的路上，又是不经意地一瞥，橘黄色的日光下，一对夫妻静谧地坐在海边，男士抚摸着女士的孕肚，迎着初升的朝阳。我知道，那小小人儿的新故事在书写，那对夫妻也坚定地踏上新的征途。

诗歌港**岁寒**

林升

去年的今天开始等雪
捡到的这身负累，沉沉
等一场雪前来认领
做不成候鸟，只能做等雪的人

放低自己，恪守孤独
给我一段虚度的光阴
提笔写一场大雪，泼天的那种
宅它个三天三夜，不见任何人

像有些雪花背道而飞
生与死、悲与欢，永不邂逅
直到寸寸白头，泛滥成灾
再成为另一场大雪的尽头

盖不住中年的潦草
安慰说等一场雪来救赎
雪来的时候却迷失了路
人生过半才知道愿望多余

谁都想在这个世界光鲜地活着
最后扮演着小丑，妄想入别人的梦
可惜这命运的签，这力不从心的生活
让心变成一座冰冷的孤城

想想也是，何必在凋零的浮世倔强
毕竟谁也活不到地老天荒
大寒后的雪地里仍有一些悲伤
没有清晰的路却能望到春天的方向……

烟台市散文学会送“福”进乡村



本报讯（通讯员 刘学光 李晓艳 曲荣静 摄影报道）火红的春联、福字，烘托出火热的气氛，昨日的莱山区莱山街道明泉村欢歌笑语不断。烟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队烟台市散文学会分队一行15人走进这里，为村民们送“福”。

在活动现场，书法家陈元胜、王成锋，挥毫泼墨，一副副笔墨生香的春联、福字，苍劲有力，熠熠生辉。散文作家们观察新时代乡村的崭新风貌，并拍照留念，充实创作灵感。大家表示，将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特色，创作出优质作品，为烟台文化高质量发展贡献烟台散文的力量。一上午的时间，书法家为村民奉献了200多副春联、福字和书法绘画作品，为乡村带来了浓郁的年味。络绎不绝的村民来到活动现场，领取自己喜爱的作品。烟台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刘学光代表学会向该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焦勇赠送了《烟台散文》刊物，莱山区梦禾劳动服务技术培训中心还为村民提供了随手礼。

这次送“福”进乡村采风活动，是烟台市散文学会积极响应省市文联的部署要求，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，营造节日气氛，繁荣乡村文化生活，用手中的笔践行行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怀、为人民抒情。